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十八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文粹卷第五十八

策

時議策二

天章閣對策一道

包孝肅公

朕自纂紹慶長茲且臨御萬每夕惕以忘勞慮親聽而有怠爰自
 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矜雖已降指
 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是露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
 慮今契丹魚和幣况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
 聞聚甲朔邊議收西卷夙及驚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
 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詎關兵稱西去之名共構曼端別有邊
 求之事豈謂多添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此類之
 慮山川地形甚如可為控扼今以國家方面之材且死自薦輔
 翼之能莫若藉策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洎數路偏將何人可
 補欲以威德綏寧何人堪為鎮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口流

六五十八

一

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之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儉或急速之
 間以何為條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
 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校復又
 戰焉關絕如何敷足故事虽未兆有備无虞此繫安危更可詢
 於有位鮮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尽瘁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大業以
 馭重器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
 聞猶於聽政之余躬御便坐筆成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
 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尽天
 下之議然万乘之責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豪材傑
 賢參實近位就使其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
 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况今廣延群論預謀安危將托近臣
 博被清問獨臣昏庸无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
 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切以



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无事四十余年向以吳越逆命臣
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朝廷寬大未即絕報遣使人
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德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
敗况内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
以西討為名駐兵未去今又无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
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以為割解仇協勢
啓其釁端何况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
下熟慮而審處之万一无他亦不可忽焉况今三路素為控扼
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
松亭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
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則地里
稍廣漢而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
為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緣代州
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无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
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
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
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
効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孝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
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乘騎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
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誑趨過目前持張皇引惹之說訓練
有名无實聞者可為寒心謂且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
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之且緩急旋置之則
无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
水災尤甚飢殍過半公私窘迫魚鱉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
望而農畝荒土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
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撐
錢帛往河北營五穀賤時廣集計置以備兇荒終以立疏言敷

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逐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臯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其罪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罪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負其衆伏見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巨幕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車職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千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浸廣萬一狼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陳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財物俱竭為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三馬盪

卷五十一

三

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收養米逾一月死者千有七八迄今為三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不緣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司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至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為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參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于慮一得庶少補於春聊解淺氣索惟陛下裁擇

上仁宗攻守二策

范文正公

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三盛絕漠風沙迷塞南北

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復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
寇邊常併兵來擾一路每有朝首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
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
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
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士兵不樂
以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以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
歲月綿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三守勞
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未
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眾議參之擇
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長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
交付梁適賈回赴關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
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

將五一人

可

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
意據守之謀漢兵繞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
必令牽制則可攻之此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
解州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原路步兵九千騎兵軍
一十環慶自過馬步一萬除官軍外蕃兵更可七八千人
行人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
幼婦人者斬推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
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士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城以險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費以錢召帶甲之兵
數戶應壯兼共士役亦奉朝首令於緣邊城寨臣以兵方騰
事將係官開雜錢并書令近上人六以雇夫錢助與助侯戎
工兵士食錢共帶甲兵士倉倉然精願請寨並以畢工
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
以安撫之范全令為東頭供奉官使慶州北郭巡檢趙明
戎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
寨八十里自豹西去柔遠寨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
設伏以待之居營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可分彼

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

貞使臣勇使身死者居其前王信伏青劉極范全劉鼎孫張建侯可用策應者

居其次在守王信達王遇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

隊張信張忠張懷忠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彥李彥楊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

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軍行則戴甲兵止則

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北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

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方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

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

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

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

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

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已上三處

路臣不曾到彼更乞下本處訪問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

文五十八

五

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為穩便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

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

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

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

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

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

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

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

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

食其地之毛寶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无

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

田利今聞僅獲万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上兵以守
之因置營田據敵定謀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
其利則轉輸之惠以可息矣且使其徙家寨下重田利習地
勢顧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此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
無懷戀者功相遠田曠許蕃部進納荒田以儻朝廷許行
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
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
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利也然臣觀前漢高
帝之盛中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人之
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
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
慢下視中國而入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
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益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瓦
所願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使無功邊民

父子荷兵日又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銷距願且堅兵
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
外之徭得息有於田畝天下富寔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
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
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
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
痛之悔則天下幸甚慶曆元年十一月上時知慶州詔答曰
恐未為良籌故令克獲又願守隘若且勤訓練承加捍禦遠
設探候制其奔衝具刑而進觀象而動庶可養銳持久即宜
深辨此意與鄰路玄相應援
驚心畢力有使宜密具以聞

仁宗賜手詔問十二條 皇祐元年

朕據宸極之尊託億兆之上懋謹盈成之戒豈忘勵翼之懷然
而監于猷為未臻古治動於精祲靡致善祥比來星文屢有譎
見夙夜思省匪敢寧居蓋慮德政闕修刑賞差虛又有冤滯而
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寔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

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成暴刻軍政簡惰莫為經
制教令輕出有年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爭茲倖在末而不抑
惠澤旋壅而不流有一千茲足戾和氣朕深惟廟社之重祇荷
祖宗之承欽畏天明詢敕人事嘉與所輔交修尙闕庶答靈戒
以底休平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
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幸者密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
行咨尔股肱咸解予意

荅御札手詔

皇祐元年

文潞公

良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裨益聖政憂和陰陽以致星文
屢有變異下飭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未賜罷免責以
夾効使之極言詔旨丁寧眷恩寬大跪受伏讀兢慙失圖恭以
陛下堯舜用心禹湯罪已欽若天戒增修聖政弭災召和宜集
休應聖詔曰德政關修刑賞差濫臣以為刑不為貴近而免員
不可僥倖而求則死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修又曰人有

卷二十八

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賈困而無寬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冤
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檢校揭訴
固无壅遏之理然更頃州郡官吏常得其人為之伸理則民絕
冤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
之而力不足也若減小息之務罷无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
冗者稍澄汰之則庶幾國用不之則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
官局員設而職務或弛興章備存而綱紀不振巨以謂為官擇
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之典使
屢遷速易不為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宗之法備在典
冊舉而行之以若其易但不為權倖所撓則為至難苟上下一
意守茲典章堅如金石行此号令信如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
科役煩重建成暴刻軍政簡惰而莫為經制臣以謂前之所陳
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之國用不
之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相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

至於暴烈失慎擇將帥稍假威權撫馭士卒不務姑息勿使貴
臣驕將貴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輕出有所
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良以謂令出慎行慎行始出出而不
慎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茲弊頗甚由議臣輕建言而慎必行
行之無効而終無責或雖有嘉謀而事無近効人之多言損為
沮議朝廷不能持之故多中更條其事狀此類尤繁舉賢任官
宰相之職宰相不能悉知其人但當慎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
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茲倖妄求而不抑
此正今之所患臣等繼日議之矣又曰思澤旋壅而不流臣以
謂朝廷推恩靡不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通負
之物合除而未除流寬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
聖詔日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
者悉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
勤切之至所恨臣等空疎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不盡竭愚短

卷二十八

惟有所裨然今所陳乃其大略蓋慮繁詞終成虛語徒煩睿覽
無補大節臣等欲將十二條事日舉一兩條細述合更張振舉
事件逐時面奏委曲敷陳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斯亦為禹
稷陶唐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聖詔曰德政闕修刑賞
差濫臣等近奏以謂刑不為責近所出賞不為僥倖所求則無
濫矣臣等請略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劾異以進奏院養神輒
用官錢即皆坐除名去年曾夔宋永宗賽神亦有官錢其罰當
與舜欽輩均而曾夔等止停見任近日史昭文等以不與察手
下人吏取受稍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者有監稍場官聞繼
隆等却為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事與取受一例衝替而昭文
即時却令與差遣其同事馮經亦連茹差復而繼隆等衝替如
故此蓋昭文曾夔輩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繼隆等以疎遠而
受重責又去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責然皆是近
臣曩歲止於降秩補外才逾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年張鈞

以保州及李敷事降黜數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言辭則皇城
司事爲重議罪則張沔等輩爲輕外擢舉奔理似未均不惟刑
罰失平實恐貴倖壞法巨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更務均
平賞典之濫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選課日長便
乞轉官任平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琦番象蘇惟
和沈遇明之輩賴陛下聖斷皆與裁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
前後條貫更欲申明遵守聖詔曰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臣
等請人有冤滯必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申雪又許
檢校院揭許計無壅遏之理今欲更敕約轉運司提刑司凡有
理訴並令子細究詳如事理稍涉冤枉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
煩擾淹延免致貧窮無資不能詣闕者抑而無告聖詔曰民已
用費而無寬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肆成暴刻巨等以謂國用
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困國用自乏雖欲恤民
不可得巨等請言其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置兵與

更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乏自康定用兵
之後添募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
三十餘方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万貫匹兩石束賞
賚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曆二年後來添給二虜金帛每歲共四
十餘方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則科
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窮寬民之租役正在省
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巨等只嘗奏述欲於今冬
別立棟兵之格密降付逐路轉運使俟至春首依當年所許會
停無功之賜予抑僥倖之求請省負外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從
敦實多方節約諸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用歲用既足則科
役不煩則是恤民之實矣聖詔曰官有其設而無務或弛典章
備存而綱紀不振巨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才任官正
是巨等之責未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他事汝輩實當持校其

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修飾勳散解弛臣等請略舉其弊只如首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頗速有如假道豈暇舉職務為一切苟簡之政而職業不得不弛臣等欲乞更頒詔教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外降之若特救權才則不在茲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祖宗之舊制舉而行之執而用之豈有網紀不張哉蓋近歲已來緣貴倖之臣墮天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舉其尤者祖宗之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置官者多矣如勾當皇城軍頭司及監官使副之比是矣又俸祿之法各有定制等級賦而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如此之類其徒定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溢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為貴倖所侵則網紀振矣乞特頒一詔敕處分聖詔曰軍政簡墮而莫為經制巨等嘗謂直擇將帥不務姑息勿使貴臣嬌將害之軍政自肅矣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謂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為政之大弊若近日錢令益法為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臧未嘗有責此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却揀配諸軍人心騷然其始不能詳慎致不數年便有改易曰略舉此數條蓋事之稍大者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幸臣等嘗謂舉賢擇才輔三之職輔臣之能否悉知衆才惟當慎擇臺省長官州郡大吏使如近制各舉所知庶幾无遺才矣然臣等敢不益勵養愚博求才智將期得士之美上副任賢之心聖詔曰茲俸妄求而不抑巨等以謂近臣貴戚鑿工卜祝及諸司人吏因緣請說妄述微勞希求內降如此之類斥守條制一切裁抑則官邪之蹊可以漸塞聖詔曰惠澤旋壅而不流巨等嘗謂凡有推恩靡不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巨等欲乞應經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旨

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速令勘會依赦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揀
選路分外有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今具元犯奏聞有詳依赦釋
赦

上仁宗答詔條畫時務

樂全先生

臣今日蒙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
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
遺補闕聖心焦勞躬垂清問隨有循默之罪開導殘陋之見敢
不悉心極慮粗陳大跡上冒衡石少裨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
幸伏觀手詔去丑陞御備天下驛驛趣募兵急調軍實雖常賦
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此足以見陛下社稷之
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曆之初朝廷議荆民兵增
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務果
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國家舊
養兵數之朝廷速加圖議蓋大祖朝取荆潭收蜀平廣南備河

文五二八

二

東禦西戎北虜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迂賊禦
北虜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募兵不過四十萬人章聖朝
備迂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嘗語
輔臣曰今之兵尚古不同古者二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
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終費至廣不可不謹於選練故任招募片
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矣向因西
戎阻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
俄驟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實弊至于
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
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曆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
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等二十四指揮凡內外
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
義勇州郡相軍小軍小分半分剩負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民
日少頃來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

空虛三邊稅賦支贍不足募客入中糧草三司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剋削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尊賞聚斂之人賤立營官之令苟循目前之意莫為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九十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橫費因之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巨愚切甚寒心且兩曾具此事躬敷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爲即今便有改爲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茲事財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且先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爲出必無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更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選疲老便而放停歲須三兩次

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者即令團併以自軍員其馬軍先馬者即而召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經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人堪教習準備使用仍詔諸路經略部管司使詳知朝廷深意有專懷自任死解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于嘉謀密議權術幾微則有者密之司又非臣所得詳知者也手詔去承平復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關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此又見陛下深思官濫欲清比源之大指也臣不敢遠言臣前代及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未有邊事之時較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幹當三鈔院約計在院使員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員今員日任街中丞有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派內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

知數目大約二員守一關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五七年後其將奈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又難分別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榜不下二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奏應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外郎過郊恩例得奏應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郊恩奏應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內職任或致仕遺奏及諸色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將內外胥吏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糜費窟窟禿瘠擾吏民終營闕以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迫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塞源培本在陛下命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員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

司殿前群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日聞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任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此之類可謂徼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手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難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愛恤丞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陞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无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余年不改轉者其任蓋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所在職任率多脩舉以上用人无令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

今守官及三年者為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俱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息未見有弊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无賢不肖莫知所勸故收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獲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无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幾乎人稍知勸勉於自効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弱負隨負數令舉又足以見至息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于將帥之任尤宜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李漢超自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太宗朝擢授應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太宗任郭進西山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內

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贊守靈州十餘年真宗任楊廷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以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尚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无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厨傳孰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棟樑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陛下鑒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能効亦取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諫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倘豫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陛下安不忘危思患豫防之遠慮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夷之功以愛民為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嘗積帛內府謂左右曰北虜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

為先也臣以為國家常行之務京師擇諸司之長邊鄙揀長帥之才牧民選廉良之臣理財委明察之吏則兵刑農政庶職皆修矣汰冗兵惜冗費謹山澤之禁則國用足矣省配率恤有無去厚漁之吏則使民力完矣常謹此數事則民可至於小康皆當國大事行之不必日陳細碎之務以取譏誚也夫人主所以服天下者威無不攝令無不行臂指相制固有違者今之士人名路相軌不顧憲章各懷倔强如此風俗之弊不可崇長古者賢智之事為王羽儀材武之臣為王爪牙漢之九卿登為三公唐之十六衛出領旌節此皆儲其才於待用之地也今之臨事無間皆領京師職任緩急有大謀議遣大將帥欲誰使者臣愚以謂當今為陛下計者但能使天子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內擇將帥沮蠻夷之氣塞盜賊之原所以足國用則天下久安之勢也

慶曆初上求治尤切常慮天下利害不能盡知臣下情意不能盡達詔令西府兩省近臣各極所言於是言者甚眾然亦有瑣碎不根治弊上頗厭之公疏上上深納其言

議編敕事

宋元憲公

臣伏以國朝以來詔數下而建條比牒連名充曹物府煩科碎目與日而增每罰一事斷一事有司引用皆連篇累牘不能編舉率不紀歲則別加論次謂之編敕條貫飭盡綱目畢張大可含元細不容髮王者之制揭若日月動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切而廣伏見今日編敕者繁長根俗與府縣文符無異用字乖外遣辭重複益所謂明白溫醇之首邪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而多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專制法之人哉古人有言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盡法吏謀致治之本是猶使奴織而婢耕要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鴻博之老及輔弼大臣商較敕條略依律文為躬裁制其文布四海使識朝廷之尊傳万世俾知文雅之盛仍自今日以往有

臣庶上言欲釐改舊風建設條禁者願陛下謹其創曰必先付
之兩府參之群吏若前條確見其短今文率以為便可行於經
久者即再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狀去其蕪雜取其精意儼約謹
令著為章程若事止苛文不足發明利害者皆寢而勿報如此
則法不數變而民知所從言者必難臣曰今若依律令以為敕
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頒律令曹局小吏猶能
用之而依律為敕獨不能曉此膠柱之論也又必難臣曰夫詔
敕者多先帝所定而不當改臣對曰凡詔敕之設本臣庶上陳
之見寧一出先帝之口哉况聖人以便利萬物為至仁不以因
循陳跡為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敕真宗皇帝革興國之法
是皆不可乎此守株之談也

明道二年上時為
三司判官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九
策

時議策三

論河北守禦十三策

富文忠公

臣伏以北虜自古為中國患黃帝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猡狁
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契丹其名雖異其實則
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財貨寒無溫麗之衣
飢無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之事禽虫之
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於是見中國之盛万物之富愛而不
可得幸而不可及貪憚之性復有趨武則不得不為邊鄙侵掠
之患也然為患深淺係其強弱亦係中國盛衰焉或暫而入寇
或連歲擾邊或散處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費兵力而臣蓄之或
從權宜而元禮之伏叛相倚勝敗不常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
欲困百姓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歐之而已復有曰接
以禮讓蠶絲絕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
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暱其心自古謀議之臣運籌畫策相
尚爭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科而已國朝初得天下震耀威
武太祖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常不克太祖因親征之
衄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
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
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懽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
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
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
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
大率上忌人談兵幸時无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此
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
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敵中事宜則
猶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博

慢則尚曰夷狄之人無禮是非異壘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誤赫
伴為包容其實偷安不肯為國家忘私任責畫久長之遠經折
以縱其奸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載用兵西
人窮困未有勝算又至慶曆二年契丹觀變而動媢書上聞中
外蒼黃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苟一時之安此二邊所以
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且深見二
虜為患卒未寧息西之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
鬻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敗官軍叛而後和孰敢不詐擒
縱自在去住無要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
有何後悔而長亡惟盟渝盟擾邊我則迷困不幸凶荒相繼盜
賊中起則彼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為患卒未寧息
臣上之所陳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
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以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
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号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

粹五九

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
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
及我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
邪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虜結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
以苟安之勢遂為死事二虜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
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詛可約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
韓琦范仲淹專管西事命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濫膺重任
退自循省何以塞責然敢不強勉夙夜揣摩今輒得守策凡六
事禦策凡七事謹件如右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漠
滄定鎮興十二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七
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
矣定為上臂瀛滄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
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

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

十九城都用二十萬定五萬滄瀛鎮各三萬塞二萬塞在

之地諸路皆通故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萬保州廣信安

此余郡蓄兵稍多衝故三城鼎足相峙欲以交相會合以禦初入之鋒也

在鎮定之東舊頗慢後東虜騎入寇以鎮定有重兵不肯

趨鎮定路才過保州便從東南道出祁深雄霸漠順安信

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今

河朔平時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

時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二十萬兵非如景德年閉門

自守皆使出而接戰也當時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

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

分頭二十萬眾左右出入縱橫救進退誘衝陷掩襲

臣雖愚未信庸敢長駘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

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右助則左救從失

文五十九

三

則橫接豈更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

賦汙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

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昏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

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

任以矯前穴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

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軍在河朔元為要害內定保雄霸瀋

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州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

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營瀛漠祁深六州保定乾寧

永寧三軍比平一寨亦乞選差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

效著聞者優與就任秩祿及厚加賜予使樂於邊寄亡所

怨苦則悉心營職自甘久處或廉勤可回才有不足者罷

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為承總欲違邊任及有罪不可

留而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孰敢不勉別有事件已具進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軍長吏已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管鈐轄分擘卒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鈐司選擇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失相万也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賦有限兵食多缺必須廣為經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不獲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晉失燕薊之際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踵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雖強臨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覺已北回去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輒得養兵二條其一據守邊兵馬合留外屯駐泊

二十五九

四

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內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况其地富實是不營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誅斂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沛然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教舍支移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以是之分屯近邊兵馬每二歲一代亦足以寬河隍之困民二者可擇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殫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斂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外寇哉

一河其最號勁兵之處若盡得精銳則無敵於天下况夷狄乎頃年朝廷未與匈奴講和虜每入寇唯懼北兵視南兵輕蔑之以我分南北兵各為一軍凡虜陣必先犯南兵南兵潰則北兵踵累之而必敗懲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戰者敗走北兵南兵尚多徒能張為虛聲而不足用臣願

自今河北增募士人為禁軍料錢不可過五百文每成一
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此兵不
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不宜
益兵則請於別路罷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士兵勿
戍他郡糧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

一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為之主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
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原用人亦如已國向者燕王威望
著於北虜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謂朝
廷庶事皆決於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六皆王王之嚴刑
好殺無敢當者北虜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
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輟啼每牽牛馬度河或旅拒未
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服如此虜人每見南使
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虜朝
廷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嘗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識

卷五十九

五

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則北虜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虜
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夷狄而親
王素有威望為匈奴所畏者又已淪謝且不復更聞有皇
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必謂王室孤弱無所扶助本根不
固易以動搖此誠宜為夷狄之所窺測也臣願陛下親擇
宗室中年長知書識理道曉人事者十數人為王畿千里
知州憲宗室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通判位下難規正
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責勢均又擇其次者數
十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恐亦未練軍政職事不彳其都
監監押未可臧省宜擇廉幹歷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為
畿縣都監監押雖年少亦須二十歲已上
正之並限二年一替
亦用文武臣察賞罰之法以勸沮之內有勤儉好孝接察
屬有曉習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詔獎諭或
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罷俸或

金或降官甚者召還黜於宮宅但之省過一二年後遣補外凡三省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之選試之善者必賞不善必罰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為難矣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臣觀三代以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庶履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豪無間肆無異意謂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妄動此前代帝王制馭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抑壓僅同秦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說書夏官又實虛設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養宗室之義也至於巨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成器蓋持門戶主義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沒又有擔負之夫微

乎微者日求外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每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市乞謂之乞謀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國家富有天下其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為万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巨竊憂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為殿前副指揮使任曹瑛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有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唯朝會時群行旅進青氈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况天下乎况四夷乎止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為識者之

所憂而此虜之所輕也且如北虜有用人王蕭孝穆比大
王蕭孝惠曾王湯臣楚王夷離畢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
歲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言才武而中原聞
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
有實亦不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北虜亦
謂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蕃屏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
止古者有以實效濟務者亦有虛聲攝敵者兵尤重先聲
而後實況巨之所說必能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

堅戰不必勝也北虜雖懼王兵每聞以南兵替入內地虜
人大喜故來則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帥復尋皇德故
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謂官軍必敗幸而
虜騎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巨願自此若虜入寇
公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管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
少即以南兵益之其有餘方許部管司抽起况部管司
自有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為大陣矣城上篇議十九
不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彈兵守之更邊兵勇
得不畏堅敵重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或得便可戰必能
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自增氣苟以
南兵左邊遇寇一敗虜騎乘勝而南則表裏震恐足精銳
盡在部管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哉

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東道東西口過陽山
于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由兵廣信安肅之間大

抵虜騎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
間景德前二州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
交蕩然可以為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
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
矣然或窮冬冰堅或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為心安之地
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泥莊
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所漫若用以為險可
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土塘水之阻虜騎
可以平入虜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失發但用臣上篇屯兵
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為福
逞志泄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虜騎
初入境必過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入
鎮定亦堅壁虜心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
開壁會兵虛張而不與戰虜必分兵禦禦已而今鎮定互

卷五十九

閉壁復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
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艘出輕兵三千趨千州入寇
家口咫尺燕薊計倉至北界平地水草約五百里不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即景德年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直抵燕京
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入則莫知為
計矣燕地其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為王師所牽而不能
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
大破之追奔及燕盡逐虜兵過山後虜兵入界則整若散
死傷行陣易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
全燕之地拔數郡只之俗平素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
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唯西山後有新開父牛鐵
脚踏窠三日虜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峻狹不容車
馬虜人鑿山為徑只通人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
側少伏兵馬縱虜入寇發伏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

未欲及幸復燕之策即請寇入之後頓重兵於西山下虜騎有所掠而東出亡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勢既屈與物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為匈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往往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虜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困民力一入寇我公邊士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為官軍前驅願朝廷復取燕薊吾等却為華人死亦幸矣臣切壯之慰謝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邊豪之請雖臣未嘗忘懷思為異日之外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邊豪頗多將來虜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令自率鄉戶各成一隊或為嚮導或為內應或破陣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

七五十九

也

功則厚其賞臣不患其誦而友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接以自助唯是北虜強盛十倍羌人異日渝盟悉聚南下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則有所憚而不能及銳以來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虜也今契丹盡服諸番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慰老鐵勒黑鞞室韋等鞞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地強者止納其貢賦獨有高麗不伏自謂夷齊之後三韓舊邦讀書禮義之風不減於中國契丹用力制之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常勞於制御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化年中其國王王治漕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款太宗不從但婉順回答又於咸平年中其國王王誦遣戶部郎中李定古來使直崇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

祥符七年其國王王詢遣工部侍郎尹古真表來使表稱
今斷絕契丹乞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真宗
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朝廷差
柳植管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後高麗四次遣使修貢
每來必言不願附契丹而願歸朝廷終不允納雖然高麗
款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飢者望食無一日而忘也但略遣
人翹發則其來必矣來則善遇之許其歲朝京師賜与差
厚於前以回其心優為詔命之辭以悅其意它時契丹復
欲犯順以逞志我遣人使高麗激之且約曰契丹往來无
故侵高麗三韓之地今又累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其
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數與之鬪故歲遣厚幣於茲
數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邊境我軍民並怒
皆願死戰我不敢違衆師行有日高麗又率兵相應表裏
夾攻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悉歸高麗我

文五十九

一

秋毫不敢有但止復所割故地尔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
又怨五歲欵取過重何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之聞今之
說必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納高麗則契
丹可以為曩端不便臣答曰前歲之際豈為納高麗與辭
邪夷狄之性變詐多端苟欲背盟何說不可豈且載自拘
礙不敢有為直俟禍來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謀
護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原
自古受方國之朝獻知高麗素稟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
今却復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之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
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且又思之若契丹寡
弱不足為虞或能謹守盟誓無陵侵中國之志則何用遠
納高麗之款而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
獨與中原為敵國而漸有憑陵之心况前歲已生曩隙自
知不直謂朝廷為增金帛後圖釋憾不久又將先有以制

我焉敢而謀之則不及矣經營措置今及其時臣又嘗聞契丹議曰我元昊與高麗約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益棊沂密諸州又曰高麗開海恐不能久據此數我城但縱兵入掠京東官私財而去則取河北三十六州軍以河為界臣聞此又矣方一果如斯說臣恐朝廷必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圖中國中國但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如何夫高麗累年貢奉朝廷朝廷終不許遂決志事契丹所以為契丹用也契丹既使無令不從今朝廷能計高麗進貢正遂其久志則必反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孰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實障之天聖三年契丹嘗伐高麗是去朝廷遣李繼率使高麗敢契丹兵三十萬正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俟契丹動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為後患卒未敢大舉而南只此已為中國之大利也臣願陛下行之無疑

文平

十一

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已前不甚迹執蓋溪澗峻狹林木擁遏故虜罕由茲路而入雖有來者亦必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后進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緣邊已嘗探報聞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我必以重師禦其鋒若有西山別衆出于鎮定橫行背擊官軍敗績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能幹而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祁深二城舊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陋不其修葺功聞契丹今復入寇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肯南向直走繞

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壘當廣而高之
以防攻逼若書言不傳制城也又曰虜既懼信之字忿
初深必謂二城兵寡不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
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
然亦當知之俟其變則易為謀矣

一漢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
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
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
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
頃求別路以來路或難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
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掘立城池或造作險阻何地
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為經度素有隄備則
臨時足有御捍雄卒不至倉黃使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
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

五五二

十一

右守禦二策摠一十二條是臣庚辰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
河朔往回十餘次詢諸緣邊士兵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
其詳及到虜庭議事文頗見其情狀以至措於載籍實於時務
用是夏衷撰述以副陛下委責之意即非臣任肯臆周聖聽惟
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
臣少不敢持已徇私旁推眾證兩府亦不得畏事養病而無所
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古者人君遭屢難則
退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姜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
勾踐脫會稽厲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
臣死是故陳王荅書悖慢而揚素下殿請死蔡賊故扈難制而
裴度誓吳不兩全終之隋滅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臣
所為各得其道庶不建功立業聲流後世者也昨契丹背約尋
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凶醜敢爾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勾踐
復讎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

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計北虜勢
方強盛可以入寇而朝皆議和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為萬全
之策也又計下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焰未及
其身可謂危矣北虜之強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
求所救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立邪臣備在樞府夙夜憂
畏恨未得死所少紓國難願解臣密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
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料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
矣伏惟早賜裁幸

慶曆四年六月上
時為樞密副使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五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
策

時議策四

論備邊七策

韓魏公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用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

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示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謂昨假契丹傳道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慢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豈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激尊天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駝大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

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或西部稱藩專事
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來事力與
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
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
廩百官六軍家室所在而一無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
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
一悟而急於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
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狼狽之心見利而動
又可推誠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
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
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
患臣輒書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
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辟眊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
有例者著為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

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
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礙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及疆
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才賢自承
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
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
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二十餘年武備悉
廢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
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
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
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
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
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
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
都以為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

宋慶曆三年七月上
樞密院劄子

論安集十四事

田宣簡公

一曰自吳賊弄兵侵噬西蕃閉柙封境僭叛之亦固非朝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駁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貞嬭書亦未敢擾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恩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遂激怒其眾執以為許王師伐叛弔民之弊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靡諸族在福襲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求復讎吾民受制異類而又使無辜被戮盡費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吁可媿也或謂國家以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移功驚利習於戰鬪不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行打族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及娥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管司打龍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

文六

三

八十人斬敵十八其餘大士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且且罷打族但嚴設守備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姦謀二曰自吳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入謀不善抑亦眾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為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近二十方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方六千餘人環慶路四万八千餘人涇原路六万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咸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巡檢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上三二万人賊若分眾而來猶須力決勝負或吳賊自領十餘万衆我以三二万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於偶勝非万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微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當今必

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爲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
兵而入則率作路援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賊弛
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持重以觀其勢
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生因食野積而歸尔此苟
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患有異於斯巨去冬在都下嘗聞
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六
隋檄至則關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
沒中外震駭賊若長駟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說
亦誠謂此賊之易與也今觀其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謂
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之未敢長駟亦猶我之未可深入
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其後險要之地
或漸其歸是成敗於一舉豈勝等哉自李彬被虜劉平等敗
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
謂州之境又漸空矣料賊今秋或來春猶且駟劫而已必使我

藩籬盡去表裏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駟則血後願之患
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爲勇斷之計也斷之勇
者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人分屯鄜
延環慶涇原三路俯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守成寨而
參以正兵每內及五六万人以上精加訓練我軍既衆其氣自
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
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所行訖今軍中餘老多在加之出
錢選募非同黠差其中必有樂於助用者且內帑之積祖宗本
爲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
於大將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戰任
福實爲大將而不能指揮統制以爲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
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憫然論其才力止一
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
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後

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都管張亢為鈐轄當以偏
婢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昔往來動皆鈐轄韓
琦范冲浦為經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
之士何所法耶身陳執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
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
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為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
為國家尽力者委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興矣四曰自古用兵
未有不由間謀而能破敵者也吳越所用謀者皆厚加賞賂極
其尊寵故規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
執或量與茶絲止於屬戶族帳內采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臣
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人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
將野戾剛浪凌遇乞之徒皆元昊親信分相王兵附近漢界出
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募死士陷肯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
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日重置都
護府掌撫諸蕃在討斤侯及行賞罰叙錄勳勞其屬有長史
錄事功食戶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
防當西陲安輯時朝廷故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殺掠緣邊屬
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蕃人縱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
邊候無復扞敵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
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古一作其動
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偉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懾伏
此涇原用韓質秦鳳用張偃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
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耶環慶一路屬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
全整人堪戰鬪若綴御有術可得精兵數千請令都管舉官與
王懷端協力招撫乃只令韓琦王公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
者閱報都部管司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萬人一
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屬戶敗鬻青白鹽以求
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屬戶之利無以資其生太

宗朝鄭文寶請禁書員蓋以困賊迂可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甚衆戎人乏食寇抄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蓋禁則屬戶死不得用議者疑邊饋已窮而又興費不訾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喃斯羅欲誘以為用賜帛二万以促其出師終无實報是捨屬戶近成之効而信西蕃遠妄之言豈至計耶自吳賊破犂牛城築瓦川會而喃斯羅遠窺歷精城偷安苟息其子忙檀角暗檀自立皆為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為吳賊輕重邪温浦其乃喃斯羅親信首領之憂其子一聲余龍有衆万餘最為強盛乃為吳賊結姻喃斯羅日益危弱今欲以為國家用非巨之所能知也此是論之招撫屬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懲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為患欲迁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住坐驟加起遣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

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緣邊閑田編於屬戶或廢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筑鎮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嘗為主卒先自吳賊擾邊以來唯士兵踊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西二百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靡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去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傷者皆以為笑朝廷但且以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添士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足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緣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間有不能被甲上馬者况驍勝雲武武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斛每教皆望空發箭馬前一十二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

贈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也九曰
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
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
甘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
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
不多而畏懦不即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
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
之一溜少長服言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
慮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蕃漢各已
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移涇原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
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諸路將位非大故
毋得輕換易庶幾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
先所以先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蓋因意以慰其心李
牧備匈奴而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去國禦羌戎亦曰饗軍

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
得環慶會州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
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遠年帳籍
見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羊以數千斤以給戰士近
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此求興軍秦州支米造酒自司之各以爲
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管司並特支米造酒仍
比都管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負外其餘士卒每一季
或因都閱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需及以慰勞苦否古者命將出師
闔外之事無不專制財糧用度豈有異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
敵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弊邪十二曰功作器
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
勁弩不可入自京贖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
力中國之使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也
令謂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細甲鍍發赴緣邊先用八

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賞罰之間太祖朝舊甲絕為精
好但歲久斷統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
十三日今春吳賊寇邊器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
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離落必駈迫漢民屬戶使為先登以
攻城邑邊城一有不守事固可憂今修築城寨雖漸完固其如
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守城卒三五十人諸處指教
善治器用大為之備賊動必來全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
不拔則亦未敢長駈而深入也十四日吳賊蓄謀歲深盡更漢
法自作祿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振赫大挫
姦鋒其勢未已緣邊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寇則科
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為戰所謂公奚以
昔公賊地遙向漢甚近若承戰勝之勢賊若皆散承其不備分
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殄降順者招徠老弱無草係之南
徒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
屬戶必不可守則縱兵破蕩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
捨制之在我再思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

